蜀山劍俠傳/157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目錄

蜀山劍俠傳

◀上一回

第一五七回　四女困雙童 異寶護身欣脫險　一心成兩用 前言在耳苦求全

下一回▶

三鳳先以爲敵人手到擒來，誰知那璇光尺雖然厲害，到底祇經過魔法祭鍊，不是本來面目。那些大小光圈，祇在金光紅霞影裏飆輪霞轉，消長不休，一面是轉不上前，一面是照不過去，倒也難分高下。這時不但金鬚奴一人驚訝，便是二鳳等人，也覺峨眉門人名下無虛，敵人竟有這樣寶物，把以前倚勢輕敵之心全都收起。三鳳見自己祇管和敵人相持，餘人俱都袖手旁觀，料自己單人獨手不能成功，再也忍耐不住，不禁向着二鳳、冬秀、慧珠三人大喝道：「峨眉小輩如此猖狂，衆姊妹還不施展法寶將他擒住，等待何時？」這兩句話，除金鬚奴是故作癡呆外，早將二鳳等三人提醒，紛紛從法寶囊內各將法寶取出。正待施爲，忽聽後面甬道深處隱隱有風雷之聲，知道陣法業已發動。回身一看，果見一團紅霞，擁着一個與太極圖相似的圈子，發出百丈紅光，疾如奔馬，飛將過來。除三鳳一人還在和來人對敵外，餘人俱各停手避開，站在一旁，靜候成功。金鬚奴一見陣法被初鳳倒轉發動，敵人萬難逃走，心中想起二老前言，好生焦急，祇得故意大聲喝道：「大公主已將陣法倒轉，敵人萬難逃走，三公主還盡自與他相持作甚？」金蟬、石生見連天遁鏡都不能奏功，已知這裏敵人非同小可，自己身在重地，本就留意。猛見對面甬道深處，一團紅霞擁着太極圖飛來，忽又聽金鬚奴這麼一說，愈發心驚。剛在躊躇進退，猛又覺身後一股奇熱，覺着適纔進到第三層陣口所遇的那一種壓力，又從四外擠壓上來，纔知再不逃走，勢便無及。也是二人命不該絕，三鳳聽金鬚奴一喝，不知他是存着萬一之想，故意提醒來人，心想：「陣法倒轉，前後埋伏俱已發動，樂得坐觀敵人

入網。」便將璇光尺收了回去。金蟬、石生都機警非常，一見對面五彩光圈退去，心中大喜，更不戀戰。金蟬收轉寶鏡護身，石生早展動彌塵幡，化成一幢彩雲，由金蟬鏡光衝破無形神沙阻力，比電還疾，一晃眼，便衝出重圍，直往迎仙島甬道外面逃去。三鳳等人眼看無形神沙與太極圖一齊發動，敵人轉眼入網，萬無逃走之理，萬不料敵人身邊會飛起一幢彩雲，將全身籠罩，往前衝去。金光影裏，照見彩幢所到之處，那些無形神沙都將原質顯現，數十百丈深厚的五彩金沙，竟被衝成了一個巨洞，宛如滾湯潑雪，立見冰消，再也包圍不上。說時遲，那時快，金光彩幢祇在衆人眼前閃了幾閃，便即沒入暗影之中，不知去向。縱有陣法寶物，也來不及施展，大家都駭了個目定口呆，面面相覷。

一會兒工夫，初鳳也自趕到，見敵人一個也未擒到。問起衆人，金鬚奴便搶在頭裏，說了經過。初鳳聞言，纔知峨眉果非易與，不由害怕起來，暗忖：「自己費了許多心力，煉成這一條長及千里的神沙甬道，祇說不論仙凡，俱難擅越雷池。如今峨眉首要並未前來，僅憑兩個後輩，就被他鬧了個馬仰人翻。雖仗自己防範周密，敵人並未得手。可是人家一到，便將外層陣法連破去了十六個，末後又被人家從容退去，一根毫髮俱未傷損。似這等任憑外人來去自如，異日怎生抵禦末劫？」一面想到強敵的可慮，一面又想到異日切身的安危，好生憂急。深悔自己不該聽信飛娘之言，閉殿煉甚法術，今日如果自己在場，得知此事，勢必早把來人延接進去，縱不借水，也用好言婉卻，怎會鬧得騎虎難下？又一想：「錯已鑄成，敵人暫時雖然逃走，天一貞水未曾取去，使命未完，必然再來。宮中神獸龍鮫已被敵人斷去一爪，如再將天一貞水好好奉上，休說太傷了紫雲宮體面，衆人也必不答應，而在情理上也說不過去。」越想越難過，不知如何打算纔好。正在愁思，金鬚奴看出初鳳有些內怯、舉棋不定，便乘機進言道：「其實這兩個峨眉門下也是性子太急，偏巧我們又都有事，守島的人不敢擅入殿中通稟，以致他們妄行撞人，傷了和氣。否則當初月兒島承嵩山二老相助取寶時，也曾託過我們，看在白、朱二位道友分上，也不見得吝而不與，怎會鬧成仇敵之勢？」一句話把初鳳提醒，決計暫時仍是回宮，加緊防守。萬一來人再次侵入，便是擒到了手，也不傷他。祇等白、朱二位出來轉圜，立刻賣個人情，將天一貞水獻出，雖然有些委屈，還可兩全。想到這裏，覺着事情還未十分決裂，心才略寬。便命金鬚奴專守外層主陣，不得擅離。其餘衆人迴轉宮中，重將全甬道陣法整理復興，以防敵人捲土重來。

衆人先因初鳳陣法未收，前面有無形神沙阻路，無法追趕敵人，祇得暫候。及見初鳳趕到，聽完經過，以爲她必如衆人一般忿怒，必定隨後追趕。誰知她面帶憂疑，呆立了一陣，竟命衆人迴轉。陣法被破，龍鮫受傷，喫了許多無理的虧，還不如初次聞警時那等

着惱，俱都猜不出是何心意。三鳳更是心中不服，怒問道：「大姊，我們就眼看兩個小輩上門欺了人逃走，就不管麼？」初鳳知她在火頭上，難以理喻，便答道：「據你們說，敵人所用法寶如此神妙，逃時疾如電逝，我來已過些時，怎追得上，何必徒勞？來人天一貞水不曾取去，焉有不來之理？我們祇在宮中等他，加緊準備，到處都有埋伏，又不比先時是措手不及，事出倉猝，難道還怕擒不到他麼？」三鳳早從初鳳言語神色上看出是金鬚奴鬧的鬼，恨在心裏，當時也不說破，祇冷笑了兩聲。初鳳去尋龍鮫那隻斷爪，已被來人飛劍絞碎，又經一場惡鬥之後，殘趾斷踵，拼湊不全，心中也甚煩惱，祇得拿了，悶悶地帶了衆人迴轉宮中。三鳳料定金鬚奴素來不喜許飛娘，又受有嵩山二老囑託，初鳳命他把守外層主陣，到時必要賣弄人情，去見好於人。想起自己以前和冬秀在月兒島定計盜寶，結果弄巧成拙，反喫虧苦，祇白便宜了金鬚奴一人，不禁勾起舊仇。打定主意，日後擒到來人，峨眉派講理服輸便罷，如若不然，一不做、二不休，與五臺、華山等派聯成一氣，去與峨眉爲難。自己姊妹三人，索性在各派羣仙之外另樹一幟，有何不可？如說峨眉勢盛，多樹強敵，於異日末劫有害，眼前峨眉的大仇敵如飛娘等人，仍是好好的，也未見峨眉派把她怎樣。經過這一番胡思亂想之後，便向初鳳討令，由冬秀去保護天一貞水。這時初鳳雖已略知輕重利害，無奈運數將盡，又不該聽信飛娘之言，閉殿行那狠毒不過的魔法，不料中途出事，法未煉成，人卻入了魔道，變了心性，舉棋不定，也沒尋思，便允了三鳳之請。三鳳暗中囑咐了冬秀幾句，一面先將天一貞水把住，一面由自己專一留心，暗中監防金鬚奴。靜等許飛娘來慶壽時，再行合謀定計。不提。

且說金蟬、石生見勢不佳，飛劍和天遁鏡全無功效，四面的無形神沙二次擠壓上來，對面那個太極圖一般的圈子不知是甚魔法異寶，不但前進不能，再不見機，還要陷身圈內，遭人毒手，雙雙不約而同，各將法寶揮動，一路將光華亂捲，直往陣外衝去。這次神沙有初鳳主持，不比第一次是原設埋伏，自行發動，要厲害得多。二人雖仗着這許多異寶，運用玄功，拼命往前直衝，還被那神沙擠壓得氣喘吁吁。等到逃出甬道，到了迎仙島上，已累了個元氣耗損、力盡神疲了。料知後面敵人追趕不上，除迎仙島外，海天遼闊，洪濤萬里，無可落腳之處，祇得暫在島上隱僻處歇息，如果敵人追來，再作道理。等了一會兒，敵人並未出現。喘息略定，石生想起乃母蓉波，自從入內送信，便未出來，不知機密是否被敵人看破，有無兇險，好生焦急。金蟬勸道：「聽適纔衆妖人之言，伯母的信必然遞到，我們機密決未看破，定在宮中無疑。現時妖人雖未追來，亭內少不得還要派人輪值，祇不知有無妖法隱蔽。祇等元氣稍復，往那亭內探視，如遇有人，且先不進甬道，擒到無人之處，當可問出底細。伯母如有甚災劫，來時各位前輩師尊早就提起。等天一貞水取到了手，我們問明伯母能否脫身，再行設法，此時祇管憂愁作甚？」石生道：「甬道千里，魔法厲害，如今敵人又有了準備，我二人再想進去，恐非易事哩。」

金蟬道：「不經一事，不長一智。魔法雖厲害，我二人業已經過，使命未完，怎好回去？我們頭次下甬道，因爲怕和伯母相左，又還打着先禮後兵的主意，順着路途入內，經過一層，又是一層，我們不知陣中奧妙，祇能胡亂相機應付，容易驚動敵人，阻隔甚多。這一來，已看出我們這幾件法寶的妙用。二次入內時，祇須我二人將所有法寶同時施展，如能闖過這條甬道，到了宮中，便有望了。不過那兩層無形沙障卻真厲害。頭一次無人主持，還覺好些。末後一次竟跟定人擠壓，直到甬道口方止，真費盡無窮的氣力，歇了這麼一會兒，我身上還覺着有些痠痛。最好能先將防守的人擒來一個，問出一點機密，下手便較易了。」石生道：「我們來時，李師伯早料定善取不易，曾說派兩位有本領的同門隨後相助。縱然彌塵幡飛行迅速，差不多也出來了一日一夜，怎地還未到來？」

正說之間，忽見一道銀光從延光亭那面飛起，沿島盤旋低飛，似在尋找敵人蹤跡。二人存身的地方，在島邊一塊凹進去的礁石之內，極爲隱蔽，便是宮中諸人也從無到過，一時不易爲人發現。那銀光先時飛行較緩，後來越飛越疾，時高時低，從全島連飛繞了六七匝。有時也飛近二人藏身的近處，卻未落下，銀流飛瀉，一瞥即逝。二人正要準備出去相會，那銀光倏地昇高數十百丈，又在空中盤飛起來。金蟬方覺那道銀光，與石生飛劍家數有些相似，忽見青紫白三道光華如長虹經天，銀光便感不支，撥轉頭，流星飛瀉一般，直往延光亭中落去。金蟬認出來的是英瓊和輕雲，好生歡喜，不等下落，便即迎上前去，接了下來。那與輕雲、英瓊同來的，是一個女子，看去舉動雖然老到，身材卻極矮小，頗似七八歲的幼女，相貌也極清秀。穿着一身青色衣服，腰繫紫絛，提着一個長約七八寸的紫荷包，背插一口尺多長的短劍。一雙星眼，威光顯露，迥非尋常新進可比。大家相見之後，互道姓名，纔知那女子乃雲南昆明府大鼓浪山摩耳崖千屍洞一真上人最心愛的弟子、神尼優曇的侄甥女神嬰易靜。金蟬在九華山學劍時，曾聽妙一夫人說過，此女生具慧質仙根，不但劍法高強，還精於七禽五遁，道術通玄，本領高強，已經得道多年，身材卻異常矮小，所以有女神嬰的稱號。當她劍術初成時，因爲性情剛烈，疾惡如仇，屢次在外惹事結仇，專與異派作對。有一次惹翻了赤身教主鳩盤婆，幾乎被敵人用倒轉乾坤大法，九鬼啖生魂，送了性命。多虧乾坤正氣妙一真人走過，硬向鳩盤婆討情，纔得免難。一賭氣逃回山去，立誓不能報前仇，決不在人前露面，由此再未聽人提起她的蹤跡。自己聞名已久，不想在此不期而遇，好生心喜。便向英瓊問道：「你和周師姊爲何這久時候纔來，莫非今早纔動身麼？」英瓊道：「哪裏，你們一走，我二人沒待多時，便動身了。」正要往下說時，輕雲攔道：「這裏密邇紫雲宮，我們在路上已知天一貞水還未到手，與紫雲三女動了干戈，適纔還有一個敵人，一照面，便被他逃走，大家急於見面，也未追趕，此時必入宮中報信邀人。這些話，且等事完再說。還是先問二位師弟，怎樣與人動手，宮中情形如何，以便相機下手爲是。」金蟬道：「說起

來話長。我二人元氣都略受了點傷，周身還在痠痛，須要略微歇息些時。況且此時神沙甬道內防備甚緊，去了未必成功。我們正打算打坐片刻，運轉玄功，將真氣復原，再去擒來一個防守甬道的敵黨，拷問一些虛實，再行入內。恰值那道銀光昇起，好似四處搜尋我二人的蹤跡，我們正要上前擒他，便遇三位師姊到來，將他驚走。甬道中妖法神妙，甚是厲害。我們已知紫雲三女壽辰在即，一二日內必有異派中人前來慶壽，可以乘機下手。掌教師尊尚未回山，凝碧崖五府開闢，羣仙盛會，還得些日，無須急在這一兩天工夫。今天我們入內，遇險逃出，敵人未曾追趕。適纔雖有一個敵黨出來探視，想是查看我們回山去未，或者是誘敵之意，也未可知。看這裏光景，定是仗着甬道厲害，多設埋伏，嚴陣待敵，以逸待勞。我們不去尋他，不致出來惹事。我二人已受了不少辛苦，正可趁此時機，略談片刻，打一回坐，等元氣康復之後，再行一鼓作氣，奮勇入內。再如不成，便等三女壽日，相機下手，忙它做甚？」輕雲仍恐有人窺伺，用邪法暗算，不住朝四外留神查看。女神嬰易靜見了不耐道：「我們原要尋他，還怕他來麼？我正想聽二位師兄說甬道中情形，周師姊無須過慮，我自有道理。」說罷，便將秀髮披散，拔出背後短劍，禹步行法。一陣清風過處，衆人祇覺腳底下軟了一軟，別的也無甚動靜。易靜笑道：「我已用七禽遁法，敵人不暗算我們還好，否則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叫他來得去不得。我們索性圍坐石上，暢談一陣，容他聽個清清楚楚，再拿他開刀吧。」衆人還沒聽出言中還有別的深意，便依她同在礁石上坐下，互談經過。英瓊性急，先由金蟬說出與紫雲三女翻臉動手之事，然後再由英瓊說來時經過。

原來輕雲、英瓊自金蟬、石生一走，便由髯仙李元化略說程途機宜，命她二人同駕仙鵰，隨後趕去接應。先時英瓊以爲天一貞水有妙一真人書信，還不手到取來，並不心急。及至起身空中，飛行了一會兒，輕雲笑對英瓊道：「你還不催佛奴快走，彌塵幡多快，莫要接應不上呢。」英瓊道：「這次接應，不過李師伯爲備萬一起見罷了，難道紫雲三女這般不知輕重，吝而不與麼？否則何必命我二人隨後起身，又騎着佛奴前去，不御劍飛行呢？」輕雲道：「你哪裏知道。我們俱是未學後輩，皆因宿根深厚，時機太巧，纔遇見這等曠世仙緣，入門不久，便到了今日地步。如按尋常道人，正不知要經受多少險阻艱難、災厄苦難呢，哪有這般容易？此次之行，如果事情容易，師尊選人時，必要挑災厄已滿的門下，也不會派我們兩個打接應。須知五府開闢，門下弟子賜服師祖所遺靈丹之後，我們雖離超凡入聖還遠，大半總有半仙之分。石生入門，功勞不多，聽玉清大師說，他異日所得甚厚，此次紫雲之行，對他必然含有深意。掌教真人那封書信，不過是先禮後兵之意。聞得天一貞水乃地闕至寶，與峨眉頗有淵源，三女何人，豈得據爲私有？我看飛劍傳諭，既有便宜行事之言，這事不但運用全在我們，恐怕還要大動干戈，不祇我們四人可了。你沒見我們行時，玉清大師曾拿着優曇大師一封手札，交與李師伯，又

朝我二人含笑點頭麼？祇不知命我們駕鵬前往，故將形迹示人，行又較緩，是何緣故罷了。」英瓊聞言，也覺有理。正要催鵬快飛，那神鵬佛奴自從輕雲說它飛行遲緩，早展動鐵羽鋼翎，疾如箭射般往前飛駛。二人在鵬背上憑凌蒼宇，迎着劈面罡風，御虛飛行，頃刻千里，比起駕着飛劍飛遁，也慢不了多少。知道神鵬道行日益猛進，甚是代它高興。飛行了兩三個時辰過去，遙望前面，山峰刺天，碧海前橫，已抵海隅，再有數千里遠近，便可到達。正自快意，猛覺神鵬身子往下一沉，還未及看清下面，神鵬一聲長鳴，重又往上昇起。剛飛到原來高處，倏又往下沉落，這一次竟落有數十百丈高下。